

唱經堂才子書彙編

國學珍本叢書



上海國學研究社出版

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出版

— 唱經堂彙編 —

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

國學珍本叢書

著撰者

金

人

瑞

校對者

龔

復

初

印刷者

國

學

研

究

社

出版者

國

學

研

究

社

總代發行所

上海

四馬路中市

新文化書社

分代發行所

廣州 北平 成都 杭州 長沙

新文化書社 自強書局 同武書店 鴻文書局

南京 漢口 濟南 梧州 重慶

民衆書局 華北書局 文藝書局 振亞書局

附金聖歎先生傳

先生金姓。采名。苦采字。吳縣諸生也。爲人倜儻高奇。俯視一切。好飲酒。善衡文評書。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。時有以講學聞者。先生趣起而排之。於所居貫華堂設高座。召徒講經。經名聖自覺三昧稿。本自攜自閱。秘不示人。每陞座開講。聲音宏亮。顧盼偉然。凡一切經史子集。箋疏訓詁。與夫釋道內外諸典。以及稷官野史。九彝八蠻之。所記載。無不供其齒頰。縱橫顛倒。一以貫之。毫無剩義。座下縉白四衆。頂禮膜拜。歎未曾有。先生則撫掌自豪。雖向時講學者聞之。攢眉浩歎。不顧也。生平與王蘄山交最善。蘄山固俠者流。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。君以此權子母。母後仍歸我。子則爲君助燈火可乎。先生應諾。甫越月。已揮霍殆盡。乃語蘄山曰。此物在君家。適增守財奴名。吾已爲君遣之矣。蘄山一笑置之。鼎革後。絕意仕進。更名人瑞。字聖歎。除朋從談笑外。惟兀坐貫華堂中。讀書著述爲務。或問聖歎二字何義。先生曰。論語有兩喟然歎曰。在顏淵爲歎聖。在與點則爲聖歎。予其爲點之流亞歟。所評離騷。南華史記。杜詩。西廂水滸。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。俱別出手眼。尤喜講易。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。其餘評論尙多。茲行世者。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。唱經堂雜評諸刻本。傳先生解杜詩時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。諸詩皆可說。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。先生遂以爲戒。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。未幾遂罹慘禍。臨刑歎曰。斫頭最是苦事。不意於無意中得之。先生沒。效先生所評書。如長洲毛序始。徐而菴。武進吳見思。許庶菴爲最著。至今學者稱焉。

曲江廖燕曰。予讀先生所評諸書。領異標新。適出意表。覺作者千百年來。至此始開生面。嗚呼。何其賢哉。雖罹慘禍而非其罪。君子傷之。而說者謂文章妙祕。卽天地妙祕。一旦發洩無餘。不無犯鬼神所忌。則先生之禍。其亦

有以致之歟。然畫龍點睛。金針暗度。使天下後學。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。先生力也。又烏可少乎哉。其禍雖冤屈一時。而功實開拓萬世。顧不偉耶。予過吳門。訪先生故居。而莫知其處。因爲詩弔之。併傳其略如此云。（廖柴舟二十七松堂文集）

唱經堂才子書彙稿目錄

語錄纂（卷之一）

語錄纂（卷之二）

聖人千案

隨手通

沈吟樓借杜詩

左傳釋

古詩解

釋小雅

釋孟子四章

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

易鈔引

通宗易論

唱經堂才子書彙稿

語錄纂

金人瑞

聖歎內書

雜華林

問。易終于卜筮。而後卒以下筮之書存。聖人果有意乎。答。世間憂疑悔吝。都在六十四卦中。大都之中。人贈一本。使之趨吉避凶。然後此書不廢。此末法也。上文尙辭尙變尙象。正法也。以人久修之後。爲法師說法。准了六十四卦說。便有個次第。以動者尙其變。新聖人發菩提心。要十四卦做。便有個規矩。以制器者尙其象。卽象法也。化緣旣畢。人根轉鈍。須用象法。令人增長。六十四卦爲一部經。八卦爲一經。十六卦爲一經。乃至一卦自爲一經。乃至卦中一爻。爻中自爲一經。是五千四十八卷底一把算子。六百卷般若經爲乾卦。四十卷涅槃經。八十卷雜華。乾之終也。涅槃。坤之終也。講乾坤卦。要把六十四卦來講。所謂咸卦者。乾卦之某字也。所謂字也。六十四卦。乾裏邊具足。坤亦然。乾卦自初九潛龍勿用起。至用九見羣龍無首吉。恰是六。一個卦。如初字卽屯卦。九字卽蒙卦是也。

達摩大師用條短秤。一喝便了。六十四卦釘作長秤。這句在我此卦前。這句在我此卦後。花叉手鬆脚快。捉摸不定。大易之文也。

問。何以必分上下篇。答。不分上下篇。則五十二字。不得清出。上篇五字。×者。天地之盛德也。

人之大業也。德之盛者。莫盛于聖人。而云天地之盛德。業之大者。莫大于天地。而曰聖人之大業。總之上篇說聖人下篇亦說聖人。上篇說天地。下篇亦說天地。位天地。不得不位聖人。成就盛德。即成就大業之前方便也。五十字。總是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。是大易之正本。乾至未濟。是大易之副本。我親見大千世界。是聖人大業。五者未經煅煉之十字。十者既經煅煉之五字。乾坤者即所學之易。自屯至履。乃學易之人也。你既是學易之人。我乃覆說乾坤曰。同人大有。同人大有。是實法。泰否二卦。乃同人大有之楔子。乾坤另說。屯至履。是正文。泰否另說。同人大有至頤大過。是正文。把十六卦五。在方圖裏邊橫寫。把十六卦十。在圓圖裏邊豎寫。自屯蒙起。每遇十六卦。便結一結。再起十六卦。不跟四十八卦走。有十六卦。必用四十八卦。卦。先把十六卦擺定格式間架。將四十八卦填進去。譬諸人身。十六卦。卦。骨也。四十八卦。卦。肉也。乾坤。骨中之髓也。譬諸人倫。十六卦。卦。父母也。子也。乾坤。大父母也。十六卦。卦。落墨。四十八卦。卦。設色。先把乾坤兩卦擺作紅氍。乃天地之全局。然後領出屯蒙這個人來。逐出逐出演去。到得大過。戲做完了。

上經無量章句。止成就得坐身底下的坎卦。坎卦說既成。而今放心得下了。將有事于大千世界。下經無量章句。都從離卦說來成就的。所以離卦雖放在上經之末。其事都在下篇。咸恆卦。叫做沐浴卦。從上無量章句。煅煉出來。以法流水而自沐浴。乃重新做起。遯壯不接咸恆的。聽了咸恆卦。身分裏邊百病千瘡。一齊舉發。所以續說八字卦。為懺罪法門。

上篇天地不是學者。下篇學者不是天地。學者做到十成。竟是天地了。咸恆卦。純是天地話頭。

上經先天之學。下經後天之學。先天弗違。修如是。因。後天奉時。獲如是。果。後天奉時。一定要打從先天弗違來。若後天奉時。一切莫不如是。獲便獲了。難不會難。獲不要提起。難定要學底。上篇屯卦。是學聖人第一步。到得大過。纔結個果。然後請出坎離來。以天地莊嚴而自莊嚴。是為先難。下篇聽了咸恆。遯能了。放下心。丟開手。便是。

是爲後獲。先天弗違。喫盡老力。後天奉時。蕭然無事。

上經前一卦人。後一卦法。人者法外之人。法者人外之法。下經前一卦法。後一卦人。法者有人之法。人者有法之人。然意在約人。不在約法。上下經所同也。上經就把下經的法。淘洗這人。下經由他盡情做人。恰好是法。

上經談天地之盛德。終于咸恆。下經談聖人之大業。始于遯壯。上篇全然沒有天地。純是聖人才情。發揮天地。下篇全然不見聖人。純是天地力量。成就聖人。學者必須有震巽艮兌氣力。讀得上篇。必須有乾坤坎離氣力。讀得下篇。上經所說舊天地。成就新聖人。下經所說新聖人。仍是舊天地。惟天下至誠。本覺也。作聖種子。是曰聖胎。惟天下至聖。始覺也。莫不尊親。故曰配天。論語大易之內傳也。仲尼祖述章。大易上下二篇之綱目也。外德是坤。內德是乾。走出來是震。走進去是巽。凡夫無智。道他走出來。聖人立教。教他走進去。其實凡夫走殺走不出來。世尊入涅槃。正入到你走不出來底所在。卦中有艮卦。便是氣候裏邊事。有兌卦。便是說法裏邊事。

大易有大易之例。先有例前之義。有了例。這得這部書。有了義。立得這個例。兼三才而兩之。初二爲天。三四爲人。五六爲地。與天合德。要合陰天之德。陽天之德。與地合宜。要合剛地之宜。柔地之宜。今云爲陰。今日天底幽暗。不關昨日之雲。只是今雲蓋住陽者。颺而去也。死在一響底下。爲陰。翻筋斗出去。爲陽。前一法爲陰。後一法爲陽。五岳爲剛。山頂最高之處。無量劫來。爲罡風所刮。纖塵不着。故剛字從岳。從刀。終南太行。不剛。故不得名岳。柔大弓。卽祖王弓也。王公設以守險。不犯手爲剛。不丟手爲柔。陰陽不相見底。剛柔分不開底。陰陽二字。一優一劣。剛柔無優劣。陰陽要料簡得明白。分陰分陽。善知識爲我分。剛柔刻刻互用。迭用剛柔。乃我自去用剛柔。一定之理。陰陽無窮之理。性順命之理。曰義。命順性之理。曰仁。先師立出這義例來。故曰立天之道云云。易與天地準。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節。這是義。沒有例在裏邊。凡旁乙字。乾字裏邊用。坤字裏邊用。乃閃電之形。迅疾得緊。人旁一直是地。旁乙字是天。說天地爲人而說也。易之爲書。有兩副本事。他能瀰天地之道。能綸天

地之道。天地之道。無處不到。此書無處不到。云彌綸如紡車一般。天地之道。無有窮盡。此書無有窮盡。云綸且先問天地之道。如何彌綸在那邊。天刻刻做地。地刻刻做不牢地。天正是地。地正是天。用不得卽字。天地二字立不定。我只尋其道。天地字聖人權巧說之道字。乃實說爲何有此道。這其中有個緣故。卽所謂幽明之故也。幽明不是理。不是事。不是境界。只是個故。只要久于其道。與他摸熟了。就摸出這個故來。故要溫故。故卽平等。新是差別智。仰觀俯察。就是知幽明底方便。仰觀不是看。觀世晉之觀也。事天明了。而後事地察。仰以觀者。仰卽觀之法。俯以察者。俯乃察之法。人不當意故仰。仰非人之常。人有憂愁故俯。俯亦非人之常。學成仰法。以此觀于天文。學成俯法。以此察于地理。古鏡銘云。漢有善銅出丹陽。鑄而用之。清如明。如之云者。日月兩行爲明。今日活在這裏。還是來。還是去。菩薩于此想一想。豈不是個兩行。幽字不作暗字解。中間不是山字。喻如蒜囊間隔。秋葵子亦然。只是一朵花。爲何中間有許多隔。每隔有五粒子。一粒一顆。彼此互非者何。故秋葵隨日輪而轉。不過一朵花。爲因剛到柔一隔。柔到剛一隔。如子時爲剛。丑時爲柔。彼在時分裏邊團團轉來。故每隔中有五子。中非幺字。乃是香烟篆。秋葵在二六時中。有許多隔。下無數種子。一切衆生于二六時中。有許多隔。造無量罪業。這是幽字。我既摸熟他底性子。則知幽之故。便于二六時中。不下種子。知明之故。便于生死兩行。絕不慌張。先幽後明者。自己不下種子。生死由他罷了。

郊祀后稷以配天。何不倒云郊祀天。配以后稷。蓋丟了現前一法。天不可得而事。故先言后稷。後言天也。宗祀文王于明堂。以配上帝。明堂四面無牆壁。宗祀文王是一法。于明堂。遂通萬法。郊祀者。野祭也。宗祀者。廟祀也。圜丘方不得底。况可祀之于廟。天無方。只可野祭。文王是國之宗。自宜廟祀。然不郊祀天。則文王再祀不着。能郊祀天。則祀文王。卽是祀天。純亦不已。故云以配上帝。

乾卦文言乃統天。應云乃統地。方與乃順承天相應。不知地無一刻做得牢地。極窒礙底東西。從沒有人窒礙。

他。則地非地。仍天也。故不曰統地。曰統天。天沒有頭數。豈有衆天被一天所統底理。

南方大火星。獨稱爲星者。以此爲定盤星。故二十八宿爲天文。（亦名二十八舍）天是正圓底。角次有許多星。亢次有許多星。則角宿亢宿亦正圓。餘準此。東西南北上下爲地理。物相雜故曰文。雜而不越故曰理。權說是天。天就有文了。我不見天。止見文矣。權說是地。地就有理了。我不見地。止見理矣。天文在堯典。地理在舜典。天文是地理做底。地理是天文做底。天能收拾大地以爲文。地能收拾天文以爲理。天文是圓底。必須觀。地理是方底。可以察。軒轅鏡之圓也。純中無邊。其着掉處。止一微塵。骰子之方也。純邊無中。與圓敵體不同。圓團團是中心。方周身沒有心。（一雙）圓着掉。止少分圓。旋轉無定。有無量圓。方六面面看去是邊。沒有一個方在上面。（又一雙）圓底再走不脫方。指定一處。是處有上下前後左右。刻刻方在那邊。方底只是上靠下。下靠上前。靠後。後靠前。左靠右。右靠左。刻刻圓在那裏。（又一雙）圓底既沒有邊際。人照進去。要放蕩起來。他轉了百千萬億遍。所照底影子。亦轉了百千萬億遍。只爲單看了自己影子。已于圓中處處作大因緣。人就受了累了。方底雖六面。只得一個前面。影子在圓中所照之處。就是前。所不照之處。就是後。前後既立。遂有左右上下。只一個緣故。圓底遂方起來。絜矩者。于此不立前一面。則五面都立不定。前右下屬凡夫。後左上屬聖人。仰以觀于天文。文殊也。俯以察于地理。普賢也。天文圓。斷無凡夫因。地理方。已有菩薩因。天無凡夫。因爲凡夫略不卽溜于圓中。卸落影子。就弄出七縱八橫。切忌切忌。方已是凡夫。前後一絜。左右一絜。上下一絜。菩薩于其中間。一無所倚。竟可脫去凡夫。且喜且喜。

天文只許你觀。觀世音遍觀十方。表裏洞徹。影子不落在圓器裏邊。然後脫得幽字。地理只是三雙。你只死心塌地。不成前一法。則無前因。以無後。安知前不是後。後不是前。上下左右亦然。然後證得明字。仰以視天文。不知幽之故。俯以齊地理。不知明之故。只要放倒自己。仰便是觀。不仰便是視。俯便是察。不俯便是齊。眼看爲視。不

看爲觀。顯齊爲齊。密齊爲察。幽字裏邊。凡夫住持。明字裏邊。聖人住持。凡夫在幽裏看花飲酒。已飲無量酒。看無量花。聖人在明裏看花飲酒。從不曾飲酒。不曾看花。幽字了不得。好端端一個天。却弄出凡夫來。天却迅疾得緊。不來管你。你却受了累了。所以幽字害怕。明字要緊。天文要還他一個無見頂。地理要還他一個千輪輪。

凡夫眼光短。故云生死只得一番生死。聖人眼光長。故云生死逃不脫死。只爲逃不脫生。捨身受身之際。猶如旦暮。凡夫單理會死。聖人兼理會生。死生事大。生死事小。知死生之說。非知死生也。死生之際。豈容汝知。決定該這樣曰議。團團輪轉來曰論。說從言從兌。兌澤也。學問充足于胸中。但照眼光。瀾翻而說無非妙義。死生之說。從沒有本子。聖人述而不作。只就看見底理寫出來。非劈空立說。死之必生。爲你不是你做底。你便死了。做你底不死。生死凡夫所獨也。死生之說。君子所獨也。死生。君子與凡夫所同也。約死生不容說。約死生。生死無說。凡夫無說以處此。聖人有說以處此。死之下有生。字爲活路。死是實法。生是死之說也。正文只是個死之說。死之說曰生。原始反終。雖兩件。只要你原始。一切衆生。只爲不曾原始。所以昏昏過日子。你若原始。那個始便應時在你面前。翻筋斗反做終。粗粗原。他粗粗反。漸漸反。究竟原。他究竟反。女台爲始。上爲胎。下爲子宮。把舌尖放在上齒裏邊。取了胎音。取胎之因。放下成字。成胎之果。舌乃心之苗。胎乃心所感。終左系是繩。不是絲。三股麻絞轉來。已成繩了。還只要絞。以無限之力。絞易盡之繩。繩去不得了。絞也絞不去了。麻之爲麻。已連底凍。故繩是從冬。世間底事。一定有個住手。你不肯住。他住起來便了不得。逆尋泉出之處曰原。反象大垂手之形。原始原到花上。露之一刻。還不是始。直要原到前世斷命時節。投胎那一個八字。乃是斷命那一個八字。做來所以要臨終正念。終之一刻。極要緊。世間事體。無不把終來起頭底。始來結局底。今世不謹慎。要帶累來世。何苦害他。

神者中。也。鬼者歸也。一件事體。神體其前半。鬼體其後半。聖人看萬物不是物。都是鬼神。人爲萬物中之一物。

獨事能鬼神。神妙萬物而爲言者也。鬼神兩件事體。物一件事體。人是三件事體。他曉得物裏邊有體物者。故獨謂之人。不曉得這個。仍謂之物。故不曰首出庶人。而曰庶物。識得鬼神二字。大千世界。並無一物。神連忙搬出來。鬼連忙搬進去。並無歇手。神乘旺氣。來得快。鬼乘衰氣。去得遲。非是我來。神要來。非是我去。鬼要去。人只道死了。做鬼。不知死了。鬼做完了。作易者其于中古乎。人生四十。乃道明德立之時。神送出來。鬼不會至。學易在這一剎裏邊學。其爲地也甚微。其爲時也甚暫。故大易乃神後鬼前之書。聖人立得脚跟定。立定在中古。若神做得不好。要鬼去改好。再不能個工夫。在四十以前。臨斷命一刻。是冬至。四十歲。是夏至。鬼神之情狀。原是通商量底。聽到精氣二句。修定比丘云。是了。是了。若我于世間有大因緣。便活千百年何難。盈天地間皆氣也。氣有精有粗。米中之青。乃是保合來年之太和。三鹿爲麋。分鹿亦爲麋。花上露一點。是氣之最精者。二六時中。又有精氣滋養他。血氣之粗者。乳血之精者。母未生子時。乳在血中。故顏如薤華。一受了胎。無有微塵精氣而不爲乳。故人自三歲斷乳後。一路都是精氣。十五以後。粗氣也來了。到得純是粗氣。魂便游去了。那得不死。喜是精氣。怒是粗氣。哀是粗氣。樂是精氣。鵝風畜。水中有乳。大鵝王知道。水望東去。乳望西來。內則和灰親浣。水中有乳故。鴈風禽。風中有乳。大雁王知道。鵝是水鴈。鴈是旱鵝。天地之氣。收轉西北。鴻鴈來。天地之氣。行到東南。鴻鴈歸。一直來者是氣。來便迴轉爲魂。精氣有接濟底。粗氣沒接濟底。神不來了。鬼便起頭。可惜精氣成了個物。既成個物。魂便游去。到得游魂時。一切萬物都已變了。下半世刻刻是游魂。歸魂止入胎一刻。是了我曉得他底情狀了。神無物而有物。少不得見者。神之狀。鬼有物而無物。永不得見者。鬼之狀。欲出生一切萬物。如父母法者。神之精。欲斂藏一切萬物。如盜賊法者。鬼之情。一個搬出來。一個搬回去。鬼在夏至以後。冬至以前。神在冬至以後。夏至以前。視之而見。聽之而聞者。物其實體固不見。聞底鬼神在裏邊。神脚不點地走出來。所以有物一成了物。鬼便接進去。神與鬼交手換手。不曾遺一物在世間。那個人。鏡花水月。神便歡喜。那個人。巴家做活。

鬼便歡喜。菩薩只要湊神底趣。不要湊鬼底趣。曉得一半鬼。一半神。合來做個人。所以齊明盛服。以迎神送鬼。乃是首出庶物之人。若不能事鬼神。只是庶物。第一知字。曉得世間有一事。第二知字。曉得吾身有一事。第三知字。曉得世間本無一事。三番知。有三番利益。一者最勝歡喜心。二者恐懼心。三者大安慰心。三句獨故知死生之說。無是字。無非則無是。死生之說。沒有差在裏面。如來十法界師表。孔子人法界師表。不能事鬼神。不成個人。未成乎人。不能事鬼神。季路問事鬼神。成人之文也。子路問成人。事鬼神之文也。周公能多才多藝。能事鬼神。乃元孫不能事鬼神。事鬼神有能有不能。多才多藝。上加一能字。所謂文之以禮樂也。

眼耳各各住異法界。眼不曾光裏邊住。耳不曾亮裏邊住。然而一千人底耳。都住在一個音聲裏。一千人底眼。都住在一個亮光裏。菩薩自己身中不共一切世界都共了。人之過也。各于其黨。不共三昧也。觀過知仁。大共三昧也。凡夫認做撮在一處底。再簇不籠來。認做再簇不籠底。偏共在這裏。一善一惡。都與大千世界善惡做一片。直指這個人（此人）衆人中。指出一人來。中有料檢（是人）不要指着他。心裏有這個人（斯人）論語從不用此字。這是先師心裏寫出來底。

菩薩因三個知。一時疾發。四三昧。與天地相似云云。隨順三昧。知周乎萬物云云。莊嚴三昧。旁行而不流云云。金剛三昧。安土敦乎仁云云。月愛三昧。三知契理而說。四三昧契機而說。與天地相似。他底嫵媚。在相似二字。他底出醜。在與天地三字。畢竟餘習尙在于天地外。有個餘影。不能合同而化。故着不遠二字。虧得相似妙絕。故滿許他不遠。不相像。叫做似。參差荇菜。左右流之。不知水似菜。菜似水。此太姒之德也。莊嚴二字。反于紅萬紫曰嚴。紅罌點雪曰莊。知一物莊。三昧知萬物嚴。三昧萬物皆佛。是嚴三昧。我于中間。不曾翹然有我。是莊三昧。以佛莊嚴而自莊嚴。卽以萬物而自莊嚴也。周之時。叫做萬物濟之時。叫做天下。你之知。非一人一處一刻之知。而周乎物之知。則你之道。非濟一人一處一時之道。而末法一萬年天下。從此濟也。天地之道。不增不減。再沒

有本事過他。旁行而不流。二句。于彼法中。名善游步佛。天地乃如幻三昧。還不如金剛三昧之纏綿不住。金剛三昧。學者胸中有大憂。法報應三身。一個佛境界。立三個名字。遍一切處。從賓立名。主句。沒一切處。所謂並無一物者。止無我一物。非無物也。不然。傷了淨滿體面。如來有法報應三身。清淨法身。圓滿報身。兩身一齊起。大千世界。于其中間。並無一物。此謂遍一切處。即清淨法身。號毘羅遮那佛。大千世界。于其中間。無物不具。此謂淨滿。即圓滿報身。號盧舍那佛。法身要一日成就。報身本來成就。底一切聖人。法身成就了。奇哉。報身成就了。清方纔得清淨。從來是淨。《約我論》。圓本來是圓。只爲你不曾圓在裏邊。故不滿。《約他論》。千百億化身。是圓滿報身。在這裏化。即番番之報也。然非圓滿報身之力。乃清淨法身之力。譬如人。今日出外游行。是報身。日日出外游行。是化身。爲何能出外游行。只是他不曾做賊。《有如來身品經》。止一個化身。兩番說之。約法而論。如來大師。以清淨故。則得如法。約報而論。如來大師。以圓滿故。則得實報。所以大千世界。即是如來身。顛之倒之。左之右之。無不宜之。其化不可說也。凡夫不能清淨。則不如法。不如法。則不圓滿。豈得以無量圓滿而自莊嚴。法報二字。即天地二字也。千百億化身。即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即此圓滿報身。不要貳個清淨法身。上去。則其生物不測。即化身也。那個法。再沒有不做報者。那個報。再沒有做定報者。清淨法身。無可圓滿。報身。無不可無。可無不可。而後千百億化身了。只合在裏邊化。法報。是兩句說底。清淨一點。報也不受。圓滿一點。法也不講。把兩句坐在那邊講明。竟在穿衣喫飯裏邊現出來。化身是一事做底。大千世界。不是實法。不是實報。止是異方便。面生可疑。止是妙方便。用過即棄。

憂者。菩薩因中。不會修清淨法身。果上。不會顯圓滿報身。故再不能個千百億化。只得曳杖徐行。走頭沒路也。身見喻如死狗。布絲死狗尚在。不得與圓滿報身相應。這是憂。最清之音。從齒上出。最濁之音。從唇上出。《狗叫。合了口門底。不能於口內取音。》太和之音。從喉間取。聖人之音。從滿口取。學人從齒上取。現前一心。從舌

尖取。學人防微杜漸。從中間取。兩唇。地獄法界。喉。天法界。舌。人法界。兩頰。旁生法界。所以彼方專以音聲而作佛事。我從大哉乾元裏邊出來。已落旁行。是故於中生大憂惱。善男子。旁行不妨。要不流。普天下都在那邊旁行。天之道也。非我所能爲也。樂天罷了。天要我這樣。我就這樣。天之命也。命在這裏。便知在這裏。不流。是你護身帖。如金剛不可摧壞。樂天知命。乃旁行底相貌。樂天合衆人說。所謂奏鈞天之樂也。知命就一人說。如來從沒有正行。只有無數旁行。成一法界。四三昧。三用不字者。簡異於凡夫一能者。獨證爲聖人。何能爾能愛也。疾發三三昧。已入月愛三昧。第四三昧。乃三昧中之王。別個三昧。叫做增上三昧。樓閣三昧。月愛三昧。乃是本等三昧。別底三昧。能入底入。不能入底。再不能入。月愛三昧。生成在裏邊。不消修。不消入。只爲凡夫雲所掩。善知識於此。放三個不字進去。卅卅於月愛三昧已罷了。因不能放。卅卅疑爲違。疑爲過。疑爲憂。世尊說已不違。不過不憂。他已在月愛三昧中間。我不得罪於此事。曰不違。自增勝。此事亦不負我。曰不過。他增勝。別個三昧。是卅卅底。此三昧。連卅卅是這三昧做底。修諸三昧。只爲要與月愛三昧相應。爲何不徑修月愛三昧。此三昧不受修底。動手做凡夫。不是月愛三昧。動手做聖人。亦不是月愛三昧。世尊號能仁。他於仁裏邊能得緊。聽了三個不字。于愛無所不能。美人愛月。非同犀牛望月。月愛。又不是愛月。美人底性情。竟是月做底了。卅卅只爭己之月。與非月不爭。萬法之可愛。不可愛。世間萬法。無有一微塵而不可愛者。此處不說月。單說愛者。卅卅已是月。不消說。走到大千世界中。無有不愛。安字從一從女。十五六歲女兒。住在深閨中。曰安。卅卅未入前三昧時。應懷德。要修習自己。成個月。已是月了。你已死過了。不妨安住在生死法裏邊。當初三變土田。只爲要成個月。既已一佛國土。一燈一花。隨土可安。他人視之。只道安於小人所懷之土。這個卅卅。正是安仁。特屈這個仁。叫他。是土者。此身已做了月去了。一片清涼法界。不必擇一仁來安。安土竟是安仁。既已安仁。則但有敦厚之一日。豈有退失之一日。懷土則愈懷愈非。安土則愈安愈敦。一切法界。都是女兒深閨中物。故曰安。凡有所愛。皆月之愛。非汝有愛。

也。遊行世間。何所不可。如此方謂之能。若必簡仁而愛。愛是愛了。不謂之能。無我爲月。純他爲愛。梵語月愛三昧。此云能仁。此時沒有廿卅。但有月愛三昧。卽此月愛三昧。卽是廿卅。此廿卅瀾滿天地之道。輪轉天地之道。輪轉不立三際說。月愛三昧中。沒有往古來今字。或者止現今而說。然不於廿卅分中現今。是月愛三昧現今。輪轉不已。瀾綸是周。天地之道是易。天瀾乎地。〔難解〕地瀾乎天。〔易解〕天瀾乎地。〔易解〕地瀾乎天。〔難解〕天瀾乎地者。正做牢地時。乃無一微塵而非天。非地瀾乎天也。地瀾乎天者。非另有天。迅疾而去。止虧得地於中翻筋斗。非天瀾乎地也。若是併天地之名。亦立不起。此月愛三昧。瀾綸乎天地也。

範圍三句。是廿卅饒蓋世間相貌。今日說天地萬物晝夜。不過隨世流布。言天地沒有天地。言萬物沒有萬物。言晝夜無有晝夜。天地無一刻不在那邊化。虧得他範圍在這裏。不然天地之化。就要過了。喜化爲惱。惱化爲喜。不要透過了頭。若透過了頭。卽是走了樣也。遺者於萬物中漏失幾件。晝不通夜。夜不通晝。則晝不知夜。夜不知晝。約法而論。化者爲天地。不化者爲萬物。約人而論。當情者爲晝。不當情者爲夜。昔者莊周〔至〕。遽遽然周也。是天地之化。不知莊周〔至〕。必有分矣。是不過字。昔者莊周把莊周推了出去。莊周不認帳了。自蝴蝶自稱。志蝴蝶懷抱。喻蝴蝶自喻。栩栩然。還帶莊周作過文。不知周也。蝴蝶竟不提莊周。不想覺了。遽者以草蓋屋。全然不像個所在。新覺來底莊周。還不像個莊周。是莊周底草稿。纔是蝴蝶。遽然爲莊周。故從邊。若是莊周夢蝴蝶。半日折一個莊周與蝴蝶。若是蝴蝶夢莊周。可惜個蝴蝶。怎麼做了莊周。必有分矣。妙在說分字。如今莊周已是莊周。不是蝴蝶。蝴蝶已是蝴蝶。不是莊周。善男子。汝但知物。未知物化。後身鼠肝虫臂。前身卽是莊周。化不待一期報盡。今日之我。與明日之我。就是沒相干底。莊周心裏有個安家帖。故睡不怕我被別個做了去。殊不知早被蝴蝶做了。莊周生出來時。也是大哉乾元。偶然入夢。焉知莊周不錯做莊周。蝴蝶亦然。莊周入夢。不圖蝴蝶。蝴蝶出夢。又一莊周。前身化後身。豎裏邊化。彼身化此身。橫裏邊化。上失其道。民散久矣。道者